



在死亡日記裡有她的名字出現，
她是他偷窺的對象；暗戀的美夢；和自殺的理由！
從未交談過隻字片語，
他卻遺留這段未曾發展的情愫，和一個古怪異常的小女兒給她，
是真情？是陰謀？在「櫻桃街」的房門後，
有一場幻想中的愛和背棄的故事正醞釀著……。

探索文化. 肯定佳作

ISBN 957-8493-62-2 (857.7)

00180

9 789578 493629

定價180元

櫻桃街的 禮物

深雪◎著

騷動小說 8

櫻桃街的禮物／深雪著

． --初版． --臺北市：

探索文化出版；臺北縣新店市；學英總經銷

， 1997 [民86]

面； 公分．--（騷動小說；8）

ISBN 957-8493-62-2（平裝）

857.7

86004703

ISBN 957-8493-62-2（平裝）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騷動小說⑧
櫻桃街的禮物

作者／深雪

社長／劉秋鳳

叢書主編／王怡丹

執行編輯／潘雅琴

校對／王鳳 林其燭

出版者／探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68號7F

電話／二一八三六四一

傳真／二一八九四九六

法律顧問／景玉鳳律師

總經理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F

電話／二一八七三〇七

傳真／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帳號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五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4三〇號

排版／上統電腦排版公司

版／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

定價／一八〇元

一

若果你在中環看見我，可以喚我一聲「阿乳」。

我的名字是王乳，二十四歲，五呎六吋高，一百零五磅，單眼皮高鼻子尖下巴，不算漂亮，而且很瘦。

我喜歡我的名字，父母將我取名為「乳」，為的是希望我一生快樂，猶如乳臭未乾的小孩。

我不知道我的生活算不算「快樂」。我大學畢業，現職某投資公司的人事行政部助理秘書。工作三年，換了三份工作，沒有升過職，每次轉工的時候都不忘在求職信上要求加薪百分之十。我獨居，姑母移民後我搬到她覺士道的房子去，薪金全數用作吃喝玩樂和清還信用卡欠款，不用供養父母，亦沒有兄弟姊妹。

生活尚算舒適。然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快樂。

我沒有男朋友，但很想有一個。

五年前我談過一次戀愛，對象是大學同系同學，我們主修經濟。他很高，六呎一时，很健碩，但鼻子頗大，說不上英俊，個性很「無所謂」，對朋友很好。跟他來往了九個月，他是第一個跟我上牀的男人，我亦是第一個跟他上牀的女人。九個月後他愛上了一個中五的女生，也就忘記了我。

我很傷心，沒料到他會那樣，說走便走，無情而且乾淨俐落。我坐在他宿舍內的牀沿，問他究竟有沒有愛過我，他想了想，然後認真地回答：「沒有。」

我倒抽了口冷氣，再問：「那麼，你為甚麼與我一起？九個月的日子不算短。」

他把臉別到窗前，隨即又轉回來，皺了皺眉，吸了吸鼻子，似乎面有難色。他說：「想跟女孩子上牀。」

我全身發軟。

他再加上一句：「從未試過跟女孩子上牀。」

我瞪著他，臉上沒有甚麼表情。他原來只想為自己破了處男之身。我看了看自己那雙線條並不優美的膝蓋，再看看倚在牀背的他。

我問了：「那你愛她嗎？」

他微笑。「是的……大概是吧。」

我咬著唇，感到很羞恥。我想，我有一點愛他，但他卻毫不愛我。當時我的心情很難受，腦海中浮現了「洩慾工具」四個金漆大字。

五年前的十九歲，大學經濟系一年級女生，成為了同系六呎一吋高男同學的洩慾對象，非常安全的充氣娃娃。

想起了跟他口交的場面，想起了他的那話兒，忽然，俯身想吐。

我撐起身，禮貌地說再見，努力地鎮定自己，放輕腳步走出他宿舍的房間。

很難想像，別人居然可以這樣對待我。

那個夜裏我返回姑母的家，從房間的抽屜中掏出數十款不同顏色

和形狀的鈕釦，從牀底翻出了蒙塵的破鏡。

雙手捧著鏡，我呼出一口氣，吹開蒙著鏡面的灰塵，那被鈕釦裝飾了一半的鏡框，也被細心拭抹開來。心情是不合理的平和。我甚至望著鏡框，對它說：「鏡呀鏡，鈕呀鈕，久違了。」

我一向有收集鈕釦的習慣，從母親的舊衫上拆下來。有時候我買衣服時也以鈕釦的可愛別致程度為標準，以求有一天衣服舊了不再穿了，還有點點屍骨遺下。我自十一歲起收集鈕釦，一顆一顆地儲起來，到十九歲的時候，沒一千也有九百顆。當我無聊沉悶時，我會蹲在牀上把鈕釦逐一放進口腔內，試圖猜測口腔的容量。通常塑膠質料的都帶有如片糖般的冰冷潤滑和清甜感，金屬的咬在牙縫內有種奇異的觸電感。曾有一次我總共含著三十四顆小型鈕釦，兩邊腮幫都給鼓得脹脹，形狀凹凸不平。我走到鏡前看，除了為口腔的闊大程度感到驚奇之外，亦訝異於自己不讓鈕釦吞下肚子的能力。

日子持續地無聊，總不成每天都把鈕釦吞吞吐吐。中七那年我看

到《NON·NO》的室內家居特輯，內容介紹如何利用家居廢物。想著想著，便把掛在浴室的舊鏡拆下來，興致勃勃地把鈕釦貼在鏡邊，開始我的第一件手工藝創作。

入大學之前我已完成一半，後來結識了男朋友，便自然地停止一切個人活動。若不是失戀，完成了一半的勞作肯定永無翻身之日。

我用紙巾抹掉手上的汗，把鼻尖碰在桌面上，像個瞎子似的挑選下一顆貼往鏡邊的鈕釦。要一顆藍色的吧，然後再貼那顆星星形的。我曾經有過一顆石頭形的，後來不知怎地失掉了。

俯身、垂眼、抬頭塗膠水貼在鏡上，動作簡單重複毫無難度。然後，一股淒酸湧上心頭。我嘔了嘔嘴，淚就那樣流了下來，像是非常必要哭一般，落得很急很淒涼，決堤湧下，落力非常。不到十秒，視線模糊了，手也不住顫抖，指頭拈著的那顆星形鈕釦，給強力膠包住了，失掉了星星的形狀。

只哭過那一次，我訝異自己的強悍。照理，我並不是這樣堅強的

人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次的創傷並非我想像那般微弱，它只是以另一個方式存在，隱瞞著我，偷偷地成長。

我總是夢見他。夢見他把我遺留在天星小輪上，任由船開到無盡無遠；夢見他把我的衣服脫掉，然後把我推出崇光百貨公司外的行人道上。

只是一次的戀愛，若果我有七十歲壽命，這一次九個月的戀愛只能佔上我人生的1.07%。但放不開就是放不開。

當我完成第一件鈕釦裝飾品後，我開始了第二段感情生活。他剛畢業，在政府部門工作，性格和外形同樣平凡，然而他喜歡我，不合情理地喜歡我。

「阿乳，」他對我說：「自從第一眼在圖書館內看到你，我已決定追求妳。」

我微笑，問他：「那時候我在圖書館幹甚麼？」

「妳在趕功課，桌上放了數本參考書、別人的筆記和習作，還有

一包麥提莎巧克力。在那重要的一刻妳抬頭，滿目疑慮，手中的筆桿不由自主地撥著耳畔的短髮。我來來回回地走過妳面前，三本書分三次排隊歸還，爲的是可以拖延離開圖書館的時間，多看妳一眼。」

我看著他一臉溫柔的興奮，不明所以。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歡我，我亦相信他一生也不會傷害我。面對我的時候，他總是莫名地戰戰兢兢。但是，我從來沒有喜歡過他。

我的證據是：無論他怎樣吻我撫摸我，我的下體依然乾涸如三年不下雨的大峽谷。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對勁或是令人討厭的地方，只是他無法討我歡心。

爲著他的持續性失敗，我認真地分析細想，得出的結論是我的首任男朋友也不是全然不喜歡我，起碼，他喜歡跟我做愛，他看見我會興奮。躺在牀上想到這裏，我居然感到幸福。有機會給人洩慾也比完全叫人沒反應好。

當下我坐起身子來，非常精神奕奕。我走進廚房捧走母親的舊玻

璃花瓶，開始創作我的第二件鈕釦作品。我把鈕釦貼在冰涼的玻璃表面時，快樂得笑出聲來。

我自覺長大了、聰明、看開了。

兩星期後，我與第二任男朋友分手。他苦著臉，哭喪似的望著我，一萬個不情願。

我把鈕扣玻璃花瓶送給他，安慰他說別傷心，你一定很快便能遇上合意的女孩子，諸如此類。然後我轉身走遠，打從心底歡欣起來。我終於明白那個拋棄我的人的感受。

——既然不喜歡便離開好了，勉強自己喜歡一個人最「無謂」。人有權選擇，亦有權變心。

是在這個時候，我才全然放下我對首任男朋友的感情，也學會了在感情上的無怨無恨。

你負我，我會學會「無所謂」。聽說輕鬆一點，生命才會更愉快。
Raymond Chow 知道我這個想法，相信他也無限量支持我。

Raymond是我現任頂頭上司，三十一歲，是人事行政部經理。

人事行政部的工作瑣碎繁多，一小點一小點的，像聘請公司員工、選擇新款影印機、聯絡電腦維修公司、舉辦員工遊船河活動、向公司爭取超時工作津貼……我不明白，爲甚麼周先生會樂意一做六年，努力做「婆仔」般的工作。

我不介意，因爲我性格懶散，又沒有經濟壓力。但是，他是個男人。

在他聘請我的一刻，我已對他的存在充滿疑問。後來與他共事，便覺得他是個有能力的人，外形尙算英俊，笑起來的時候尤其充滿魅力。

就在我試用期剛滿的翌日，我和他發生了關係。

那天下班後我邀請他與我happy hour，我們到Sherman's喝酒吃炸洋葱圈。酒意暖肚，話題便多起來。他說到他在中文大學讀書的日子、他那美麗的台灣妻子和他在三年前失去了一歲半大的兒子的往

事。

Raymond有很優雅的側面。我伸手把他在額前垂下來的頭髮撥往耳後。他捉住了我慢條斯理的手，眼睛沒看我。我嘆了口氣，讓他默不作聲地握著我的手，直至我仔細地把他側面輪廓的一切細節收進腦海裏為止。夠了，我對自己說，這一刻的精華已足夠我在將來的日子放大又放大，我會永遠記得。

我縮手，他望過來。我對他說：「這裏人來人往，給人看見不好。」然後我提議，可以乘計程車到我覺士道的家。

在車內，我們都沒作聲。我舒適地把頭倚在他肩膀上，他握著我的手，輕輕拉到他的大腿上。平日我倆困在一個小小辦公室內，感覺已非常親近。他那輕淡的洗頭水味道，飄過了散開了，混和了辦公室的獨有氣味後，變得不再一樣。我不覺得他特別性感，只是習慣了與他困在同一空間。

所以我告訴他：「我喜歡與你一起坐車。」

他微笑，以手指輕撫我的下巴。我想，他大概不明白，但沒關係吧，我要的是他，不是他的明白。

我想和他做愛，我知道。他也想和我做愛，他知道。無論背後理由是什麼，行動都是一致：我們做愛了。

他在牀上很溫柔，一如他的為人。事後我做了兩碗罐頭龍蝦湯、烘烤了一條法式麵包，非常無憂無慮地坐在餐桌前跟他面對面愉快地享用食物。

我告訴他，他頭頂的鈕扣燈罩是我的作品，浴室內那塊鈕扣鏡子亦是同一系列。他問我：「將來會否把作品寄賣？」

我笑著回答：「不會，這些只是無聊時候的勞作。」

「你總是很無聊的嗎？」他又問。

「是的。」我不假思索便回答。

「跟我上牀也因為無聊？」

我垂下眼過後又抬起來。「不知道。」我說。

他好像是失望了，又好像不是。我分不清楚。

我只知道往後的日子，我們約一星期上一次牀，在辦公室內照樣公事公辦。他真實的感情，我真正的心意，大家沒有意圖剖析解答。

如此過了三個月，在寂寞的日子，與他的會面也可算是別致的消遣。跟健康的男人做愛，是良好的公餘活動。

我把這事告訴我的好朋友芭比，她非常驚訝：「Sex partner。」

我想了想，思考著還有沒有其他名稱。朋友？親密朋友？好朋友？精神朋友？牀上朋友？公事朋友？上司朋友？

諸如此類。還不是稱號一個，活動依然一樣。

「我勸妳快點找一個正常的男朋友。」芭比說。

我伸懶腰，我也渴望的。

「家裏裝修得怎麼樣？」我岔開話題。

「噢！」芭比彈了彈塗了磚紅色指甲油的纖纖指頭，說：「差不

多啦，尙欠一些客廳的擺設，最理想是明朝款式的家具……對，這個星期六你陪我到荷里活道走一趟，可能有收穫。」

我答應了，橫豎無事可做。

芭比是我的中學同學，相識那年大家剛好十二歲。厲害吧，馬拉松友誼。友情這回事也講求緣分的，像愛情一樣，同樣由互相吸引、相處愉快、心照不宣三個階段組成。緣分盡時感情自然轉淡，然後不由自主地死亡，任何搶救行動也必定無補於事，也無必要再去救。

地球上其中一種最重要的生物是美女，芭比有幸生為這一小撮生物。十二歲的時候，她已練得一雙誘惑嫵媚的眼睛。腿又長又圓潤，還有小巧堅挺的胸部和細細短短的腰；對著男教師的時候，她會很原始地挺胸收腹眨動眼睫毛、笑得額外燦爛。

我們通常稱這種物體為「尤物」，而尤物又多數有可愛的性格，如果你不先抗拒她，她也自然不會抗拒你。

我們頭一回交談是這樣的。

我在更衣室脫下校服裙更換運動課的制服時，赫然發覺，傳說中的月經來了。

我手執雪白的校服裙，像考古般慎重地檢視裙上那攤暗紅色的記號，但覺全身逐漸冰冷。雖然已有足夠的月事教育，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身體真的會自動自覺每月排血，那還是濕漉漉的暗紅色，叫我想起了食物部那部自動杯裝汽水機。

我的面色發青，恐怖感油然而生。

這時候，芭比像一切衛生棉廣告中富有經驗的大姊姊那樣，帶著自信的表情走過來，遞上一包衛生棉。對白是這樣的：「妳用吧，我多帶了。」

我接過那個精緻的小包，細細端視。

「這個牌子好，有花香味，多用了下體清香劑，妳的男朋友一定會喜歡。」她說。

訝異地張開口就是我的回答。